

散文組評審獎作品

正港南方

郭家瑋

郭家瑋



／ 作者簡介 ／

郭家瑋，略高，一直努力在跨出各種邊界，並試著成為更好、更溫柔的人。目前在台北城中打滾，在文字、排戲、補習班的貓以及時間中慢慢確定自己。

／ 得獎感言 ／

故事從去年的冬至說起，從台大旁的聯經書房出來手上多了一本作品集，沒有自己的作品卻也還是讀了。記得交給我的女士說：「明年再投投看吧！」，心裡覺得別傻了，有些事情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有結果的。於是那個冬天就這樣過去了。沒想到一年後能在這裡寫下這些文字，好像是對過去的自己投以一個鼓勵的眼神，要他相信一個幾乎不可能的明天。謝謝高雄這個越來越少回去的家，以及台北的一點點冷讓我寫出這些文字。謝謝去年沒有得獎的文章，還是有評審給了幾句稱讚的話。謝謝很多重要的人，希望我稍微變成能讓你們驕傲的男孩。

之一，南方。

來到台北之後，我突然不知道真正的南方在哪裡。

南方，不是太陽落下或升起的地方，連冬天的冷冽的風也是從北方吹來。南方，好像只會在炎炎夏日，吹著軟綿綿的風，吹的人昏昏欲睡，讓時間格外漫長。

南方，一個無關光影，或是情緒的方位。

總是喜歡稱自己來自南方，南方因為沒有集體的故事，所以總是帶有很多想像。例如天氣，初識時，開頭的話題多半就是天氣。每個人都會提起那裡溫暖而乾燥的冬，以及炎熱無邊的夏，每個人都曾有一趟去過南方的旅行，帶了幾處曬傷之後便叨叨絮絮的和別人訴說。南方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逃亡，可以逃開北地荒謬的冷和濕，擁擠與疏離，彷彿到了南方，所有的事物都柔和了起來。

其實南方的陽光不是柔和的，它總是那麼銳利地射入每一片窗玻璃，在不同的表面，清楚分割出明與暗。高中時候的下午，放眼過去整個世界亮晃晃一片，酷熱的走廊除了大面積的陽光，陰影好小，沒有半個人走動。

高中教室一直到高二暑假才裝冷氣，每天上學突然也不是一個討厭的選項，也不用貪著冷氣而到公立圖書館和看早報的老人搶座位。每天到了學校迫切等著九點的來臨，短促的響鈴聲之後整排教室會傳來一波慶賀聲，接著是每間教室門紛紛關上的撞擊聲。教室切換到另外一個時空，總覺得像

便利商店，明亮的色澤一致，永遠涼爽，人人在裡頭甚至無法浮躁，專注之外，就是沉沉的睡。校園甚至因此看起來整齊多了，鮮少再出現將卡其長褲摺短的高中男生，在校園晃著一雙多汗毛的腿。整整齊齊緊閉的門窗，整整齊齊的學生。

每個人都向溫度妥協，溫馴的像是慵懶的貓。

但還是有體育課必須曬太陽，藍天下，藍色的運動服和藍色的磁磚，平時整個校園散發著淡薄的氣息，沒有太沉重的存在感，唯有上體育課時，走到陽光下回頭望，校舍與零散向前的同學，身上的藍和後頭牆上的藍是不同的，相差一段時間的漸層。逆光走向操場，炎熱無邊。南方的夏天總是讓事物格外清晰，所有的差別顯而易見。像是幫世界的一切都安上一個獨特的名字，每件事都可以輕易被指稱。那段時間體育課上了些什麼，沒有太深的印象，老師遷就著需要分數的測驗，讓同學自由在場邊的大榕樹下就著石椅看書，但多數人都是攤著書，便開始和身邊的人談天起來，只會有幾位同學安靜默唸英文單字，眼神偶爾飄向場上被運著的球，像在測量聲音和他之間的距離。

風總是那麼大，不知為什麼整個運動場總是只會有一個班級數量的學生，還有，總是藍的像彈珠汽水的天。身體記憶著每一次在球場上，風從球場上另一端吹來，竄入寬鬆的運動服，汗水被吹涼，後頸被曬得微微發燙。每道呼吸聽起來相當遙遠，只有意義被丟了過來。球傳了過來，籃框逆著光，在視線裡散成一片。

還沒投進幾顆球，日子就繼續倒數下去。那時候覺得手中的球，是時間裡所能掌握最確實的事物了。

泅泳在書堆中的日子隨著夏天而拚命延長，總有許多倒數的日子，多到不真實，開始難以活在當下，因為總是在想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，如何在遊戲規則裡面玩出一些成績。這樣比較累人，但是看起來比較成熟。

那時候最常問的是，嘿，要不要上去念書？上去，意味著北上，也不知道多遠，但至少是一個方向。隔年夏天，多數人都成功上去，只有少數人落在南方偏南，一個更加炎熱的地帶。離別的夏天，當我們興奮地以「上去」指稱方向，總會有些聲音半開玩笑地說，上去？你們都忘記我要下去了啊。

小小的一個島，我們也盡了一份心力在劃分它。

我們的眼光往北看，後來很多人也失去聯絡。

現在才發現，原來我們也這麼急欲著離開南方，以為向著北走，就能真正離開困住我們的種種。

現在才發現，困住自己的，從來都不是南方。

因此和人提起自己來自南方，想起的會是溫度和顏色，還有被留在南方十七歲左右，那些瑣碎而油膩的小事。有天大學的社團活動上，彼此之間仍笑得有些尷尬的時刻，帶團康的人問起一位學姊的家鄉是不是在南方。長得漂亮的學姊朗聲地說，我是桃園人，應該算南部吧！接著是一串笑聲，我也笑了，但這幾句話一直飄在腦中。

南方到底在哪裡？我不停問我自己。

之二，正港。

一直到很後來，才知道家附近其實就是海。

家位於眷村的邊陲，緊鄰著市場，我的童年在市場聲中度過，早晨的菜車倒車聲劃破水融融的清晨，接著是整個早上的喧鬧，以及氣味的蓬勃，一切到了下午全被整齊收攏在路旁，只會有幾隻流浪狗閒晃過空無一人的市場。空氣中總是飄著淡淡的泥土味和腐味。

我始終以為我住在一個距離海相當遙遠的城鎮。到了國中時代，做地理作業時搜尋家附近的空照圖，發現海就在家後方三公里左右，小學過兩三條街就是了，但我從來沒有看過。那是一個港，一個戒備森嚴的軍港。聽說裡頭停泊了整座島最多的軍艦，龐大而威武，還有一些亮晶晶、可以殺人或保護自己的飛彈武器。

小學同學的父母的確有多數是軍人，卻鮮少來接他們下課，他們總是整整齐齊的步行回家，第一個會拿著小小黃黃的路隊旗，出校門右轉。只有在班級家長會，他們的父母會穿著樸素前來，向老師以簡潔的話語客氣問答。

海邊那一區有相當多鐵絲網，灰色的泥牆常常橫越了整座街，上頭沒有任何塗鴉，只有被洗磨的泛白。空氣中沒有海的鹹味，連風也沒有淡淡的藍。整座港區像是一個祕密，沒有人會談論，可是它卻真實存在。

海，對那附近的任何人，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。

於是有了荒謬的生活：成為最靠近海，卻看不見海的小鎮。

如果要去真正的港邊，就必須跳上西向的 219。在便利商店前等上數十分鐘的公車，是夏天最漫長的記憶，時間好像前方馬路拚命延長。車子會一路晃過大街，經過林立的店家與車流，繞過圖書館前的圓環，旁邊是擁塞的國宅。沿著鐵道而行，經過幾座小小的山丘，最後停在一片舊鐵道前，每看到那鏽蝕的痕跡，就知道港邊到了。近年來倉庫改建成藝文園區，整個範圍擴大，和舊時的商圈接壤，販賣著時光，吸引許人潮。高二暑假，沒上課的時間，幾位社團同學約一約在老地方集合，一大早圍坐在自行車道旁的大樹下，有人會帶吉他，散漫地撥著和弦，一首歌往往沒唱完就切換到下一首，蟬聲也零零落落。對面顧展的工作人員常常會對我們投以好奇的眼神，隔著陽光，眯著眼留意我們的對話。中間隔著整個夏天的陽光，但還是和那邊的幾個人熟稔起來。有一位身材微胖的大哥總是滿頭汗，問，怎麼，今天不用上課啊？

暑假啊，誰要去上課？同伴裡那個短髮的女孩總會大聲回答，之後我們全部笑成一片。

那時候那裡還沒有太多賣著精緻手作文創小物的店家，也沒有強調天然食材的冰淇淋攤販。那些卡通人物的展覽還沒有進駐，有的只是一些前衛至極的藝術形式，有時是學生的畢業展，種種常常是無法被歸類的，也是無法吸引太多人的。

一切都剛開始的青澀和安靜，坐在樹下，總會有種錯

覺，好像整個夏天都會是我們的。

而海就在前方數公尺。

總是停泊著海洋研究的船隻，整潔的白色外殼會映著水波，有時還會有巡迴的大郵輪，像一尾沉睡的鯨魚，擋住海平面。探頭出去看看海水，不是浪漫的藍色，混濁的像颱風前的天空，將一切都吞沒的灰。空氣中只有淡淡的鹹味，不知道是汗還是海，還有一絲又一絲的汽柴油味，總是讓我想到了說再見的口吻。

在這裡的樹下討論過很多事情，有人的失戀或初戀，那幾張沒考好的考卷，還有要不要往北的問題。

還可以沿著海岸一直走，那是特別的時候才會這樣做，有些事情你沒有辦法用語言表達，或者你無法提問，就只能一直走，被風吹著，一直走。

突然走到距離夏天和港邊很遠的現在了。

來到台北後，我常常想起在港邊的日子。鮮久沒去，每次回南方總有那麼多事情要整理，那麼短時間可以停留。回家變得好貴、好遠、好久。有人失去聯絡，有聯絡的通常都不在身邊，靠著網路問候彼此，其實很想大叫：為什麼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聚在一起了？

後來聽說那棵樹下的木棧道被拆除了，文創開始席捲整座港灣，所有東西開始通貨膨脹，創意和商品結合就可以無限喊價，地名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臉書裡，成為他們南方的一個標記，他們有著完全掌握完美的角度和光線。有次回

去，大哥已經不在那邊，剩的是一個眼神疲倦的工讀生，坐在他的位子，說要進場請至右方售票亭購票喔。

只有海還是一樣，不藍，卻還是發出陣陣浪聲。

之三、正港南方

很久沒回家了，和家裡說，時間也近暑假，不如就等學期末一併回去吧。發現過了訂車票的時間，索性遲個兩三天再走，六月底七月初，這一段時間總是模模糊糊，夏天逼近，早一天晚一天也沒多大差別。

高中時期的期末考，就算開了冷氣教室還是浮浮躁躁的，光線溢散。填完最後一張考卷的答案，每個人都相互使著眼神，監考老師多半不會出聲制止，他其實也想快點離開吧。書包裡面塞了一件便服，準備一出校門就換上，在後門臨時決定好要去何處消磨剩下的時間，嘻嘻鬧鬧一整天，晚回家也不會被責備，這是暑假前的小小任性。

有人計畫著今年暑假下來南方玩玩，我一面條列景點，他們一面回：去過了啦……那邊很熱……我覺得還好……還有嗎？

還有嗎？

南方還有什麼？

他們的眼神由熱切轉為嘻笑，我只好尷尬的抓了抓頭。他們往往能補充我所不知道的景點和情報，來自我陌生的網

路和旅遊節目。在我耳中聽來很奇妙，好像一個旅人，竟然比一個異鄉人了解故鄉。

在台北總是很想回南方，但同時覺得自己不夠了解南方。總是自認能代表南方說些什麼，但我所記憶的，是不是他們認知中的那個南方？

於是開始很少和別人談起南方。

南方還有什麼？

他們所記憶的南方，好像是一個完全開闊，願意擁抱或好或壞的寬容地區。或許某部分是這樣吧，但必定還存在著一些自私的東西，私人的、有些不正經、端不上檯面、小小的事情。他們所記憶的南方沒有在球場上投進幾顆擦板球，沒有開冷氣的關門聲，沒有在港邊樹下的歌……。夏天、陽光和港邊，這幾個被用到爛的青春符號，因為在南方而有了意義。無法被複製，無法共享也無法重來的意義。

在我記憶中的南方，永遠是屬於我自己，既私人又正港的南方吧。

散文組評審獎〈正港南方〉評語

楊索

散文作為一種文類，不若小說布局森嚴；不似詩的字詞精雕細刻，散文貴乎文氣飽滿、平淡自然，就像聽一首即興吹奏的薩克斯風，字句化為音符、段落成編曲，讀完有一氣呵成，最好要多一點餘韻。

這篇文章初讀時容易被略過，因為標題並不出色動人，文中三個小標屬冗餘，但，細讀之後，上述缺點如正妹臉龐一二雀斑，小疵而已。〈正港南方〉文字素樸、情感真摯，極可貴的是，文章耐讀，作者往返反復於主題，對「南方」是主體或是邊陲的地理方位，由此思索個人認同兼及成長與青春，光影熱度與惆悵失落排比參差，南方的質地屬性躍乎字裡行間，通篇行氣淋漓。

作者是 19 歲學生，出手不凡，創作力才剛噴發，喜見一顆新星冒出國境之南的天空。